

團結經濟與小米方舟的理念

連帶經濟とアワの箱舟の理念
Solidarity Economy and the Idea of Millet Ark

文 | 林益仁 (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教授)

圖 | 林益仁、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在討論這個課題之前，我想先回顧一下過去幾年我投入在泰雅族部落關於農產運銷的一些親身經驗。

在此之前，我知道非都會的原鄉地區整體而言，還是以農業為主的生活模式，但也常聽說部落的農業經濟遭遇到許多困境，這些問題包括：勞動人力的老化、人口的外流、土地流失與破壞、產銷鏈的斷裂、生態環境的惡化等。不僅如此，因為氣候暖化與變遷的因素衝擊下，更加深且複雜化這些困境。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所投身的部落場域中，也有像是司馬庫斯部落的Tnunan（共同經營組織）以及田埔部落的番茄生產合作社等正面的案例，它們帶出了一些對於產業發展的新可



父女對話。

能性。這樣的可能性並非著重於個別家戶產業問題的解決，或是個人財富的增加，相反地，它是建立在一種具有經濟性、社會性、文化性、與生態性的集體分享與團結創造福祉的模式之上。

「團結經濟」的重要性

學者伊森·米勒（2010）在一篇名為〈團結經濟：關鍵概念與議題〉的文章中提

及了團結經濟的特徵，他說：「雖然很多樣，這些倡議都分享了一組跟那些主流經濟模式非常不同的價值觀。撇除了強化割喉競爭的經濟文化，他們試圖建造合作的文化與群體。與其讓個體之間彼此隔離，各謀其利，他們嘗試促進彼此支持與團結的關係。在一個處處強調中央控制的大環境中，

我們的泰雅夥伴——田埔部落的Pagung Tomi，受到非洲國家農夫保種經驗的感動，想到必須保存傳統的小米文化與種源，於是保育泰雅小米的行動逐漸醞釀而出，「小米方舟」強調小農互助與團結的理念正是在此脈絡中形成。



他們卻朝向分擔責任與落實直接民主的決策。不願意投入在單一的全球文化，他們不斷地增強地方文化的多樣性與環境。不將追求利潤成為唯一指標，他們反而鼓勵投入更多關於社會、經濟、環境正義的使命上。」

這段話讓我回想過去參與在部落的培力工作上，常常為了簡化複雜的發展論述，而選擇用「協助部落賺錢」的簡單語彙，來進行溝通與推行相關的事務，例如協助部落產銷補



Pagung Tomi 芭翁都必積極學習栽種小米的相關知識 (政治大學原民中心提供)

「團結經濟」並非外來的理論

雖然我引用了米勒對於「團結經濟」的說法，但這並不意味「團結經濟」的理念必須從外面習得。本來「團結經濟」就反對某種單一的發展經濟模式，而鼓勵從在地文化出發去思索一種可持續經濟的發展。司馬庫斯族人曾經告訴我一個故事，當時他們在發展共同經營的組織時，曾經組團到以色列的「公社」（Kibbutz）去見習，這趟旅程讓他們得到許多啟發與經驗；有著老發現好像這些經驗也存在於泰雅文化的傳統經驗中，例如在泰雅族的傳統生活中有qutux niqan（一起吃與分享）的組織精神（即一起勞動取食的團體）等。

貼的事，政府與慈善團體用了許多義工協助部落賣菜或是賣水蜜桃，但卻容易讓部落覺得這些付出都不是成本；當有一天這樣的支持抽離，部落才意識到真正問題的所在。如果在我們推動的工作上只在乎是否「賺到錢」，而不討論「什麼是錢」、「為何需要錢」、「如何賺到錢的方法與相對付出的代價」、以及「如何在賺錢過程中，進行責任分擔與利潤的分享？」等背後諸多的問題，這些推動「賺錢」的行動最後都會崩解。其實，一個健康的經濟模式的建立，不能只是以「賺到錢」為唯一的考量指標。果真如此，那麼以上米勒的一段話就值得更認真地思考，並且找到可行的實踐道路。

司馬庫斯的Tnunan就是

當遇到生計困難的時候，過去部落的文化是會互相幫忙的，這是qutux niqan的精神，但是這樣的精神如何轉化為像是司馬庫斯或是田埔合作社的互助模式，似乎是一個挑戰。



朝陽小米網。

「小米方舟」的理念

大約十年前，我與幾位泰雅夥伴，受邀到不丹參加一個國際性的原住民高山農夫的走動式工作坊，在那個場合中我們見證了國際原住民農夫的團結經驗，主要的原因是氣候變遷的衝擊是全球性的，且它的影響越來越嚴重，甚至影響到地球上不同角落的原民部落。在那個聚集的場合中，我們感受到一種團結與彼此互助的重要性。我們的泰雅夥伴—田埔部落的Pagung Tomi，受到非洲國家農夫保種經驗的感動，想到必須保存傳統的小米文化與種源，於是保育泰雅小米的行動逐漸醞釀而出，「小米方舟」強調小農互助與團結的理念正是在此

脈絡中形成。

此外，我們在煤源部落的另一位小農夥伴Syax Tali用了十年的時間學習自然農法，跟Pagung的傳統作物保種的精神不謀而合。於是，我們組成了「小米方舟」的行動團隊，希望能夠透過保種與自然農法的推動來落實一個在尖石鄉的小農團結經濟的網絡。我們的實踐經驗密切地與幾個大學的團隊合作，包括臺北醫學大學、政治大學與臺北藝術大學等。

（相關的經驗可以參考以下的網站上：<https://www.milletark.com/new>）

「小米方舟」面臨的實際挑戰

「小米方舟」的工作並不容易，在我們的實際經驗中發

現部落農業的振興，在尖石鄉的不同部落有著不同的發展軌跡，很難一概而論。舉例來說，司馬庫斯找到了古老的巨木群，作為聚焦的起點，發展一種生態文化旅遊的模式，這並非過去主流的農業思維，但卻可以凸顯泰雅族人的生態智慧；鎮西堡部落，過去十年內，他們致力於有機農業的轉型，目前已有超過90%的農戶，具有生產有機農作物的證明。此外，他們也經營民宿事業，因為在他們的部落範圍，也有類似的巨木森林。再看看田埔部落，Pagung協助部落建立番茄的合作社，以直送台北第一果菜市場販賣的方式，組織了部落司機與運送團隊，並以qutux niqan的家戶組成為主的合作社，讓合作社的運作能夠幫助部落整體產業的發展；馬里光部落有婦女自主性組織所成的五月桃工班，透過與新竹工業園區的廠商合作，建立一種產地直銷的模式，也降低了中間商剝削獲利的機會；尖石前山的煤源部落有傻瓜農夫Syax Tali推動自然農法，成立「三一農場」，並且得到慈善團體芥菜種會的資金支持，持續推動相關的教育工作。以上種種案例，都是過去六年來「小米方舟」團隊積極參與以及深入了解的個案。

在我們的經驗中，重大的挑戰來自於三方面：資源、組織與知識理念。生活在偏遠的山區，往往被認為是各種資源匱乏的地方，但依我們的觀察，部落普遍缺乏的是金融資本，也就是現金，常常需要借貸，且一但遇到不可預測的風險，馬上就會轉為負債；但是另一方面，部落在文化與生態的資源卻是雄厚的，只是這樣的資源該如何來運用，需要更多的討論與深思。當遇到生計困難的時候，過去部落的文化是會互相幫忙的，這是qutux niqan的精神，但是這樣的精神如何轉化為像是司馬庫斯或是田埔合作社的互助模式，似乎是一個挑戰。

最後，就是價值理念以及知識的層面。司馬庫斯標舉了生態文化保育，田埔投入泰雅小米文化的知識累積，以及鎮西堡的有機農業發展，都說明了新的視野與知識內涵已經在部落萌芽，但是這些觀念與知識落實並

不容易，它們的發展需要時間與一股傻勁，但通常部落族人會比較著眼於現實的金錢收入，於是這些理念並不容易深化。總而言之，看待資源的視野、克服合作的障礙、以及價值觀的確立，在在都考驗著部落走向團結經濟的道路。

結論

以上分享的經驗，是這些年來小米方舟團隊參與在部落產業發展的部分經驗，其主軸的思考是來自於呼應團結經濟的精神，但也同時積極地找尋一條在地實踐的道路。在這些經驗中，有一些相當振奮人心，但也有一些挫折與困境，總之這些實際的經驗都是一些寶貴的價值與現實角力的結果，有時並不一定盡如人意，但在實踐中所建立起來的結盟精神，與互相支持的感情與力量，卻是彌足珍貴的。◆



林益仁

基隆市人。英國倫敦大學大學學院地理學博士。現任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教授，曾任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教授。專長領域為生態人文學、靈性生態學、文化地理學、原住民族社會發展等，近年來的研究主題聚焦在博物館與自然-文化、生態照顧、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行動研究與自然資源使用上。